坐着打排球 咱也是冠军

这个山西女孩是中国残奥女排队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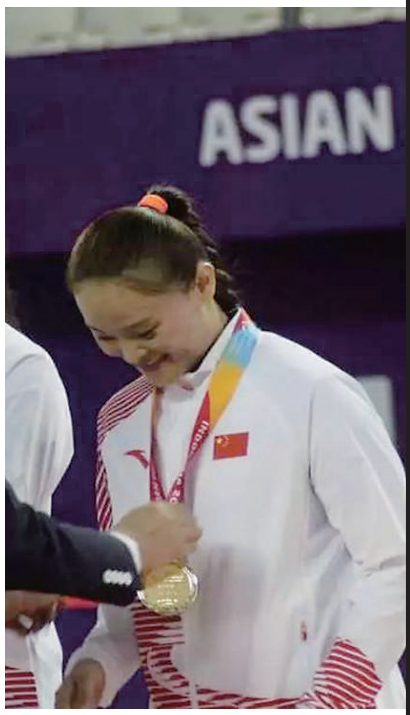
“出了车祸之后,我感觉自己像是已经死了一样。”王亚男对记者说。那一年,她17岁。

在那之前,她最喜欢的是跳舞,在高中也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,但就在她朝着舞台一步步前进的时候,车祸让梦想戛然而止。

“就一下子人就废了,我只会跳舞,我不知道该干什么。”那时的她,想不到自己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,成为中国坐式女排的队长。

如今再回首往日,她能清楚地看到一路走来自己所流下的汗水,“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,一定会给你一扇窗,但是那扇窗你必须自己去寻找,它不会自动打开。”

王亚男代表中国残奥坐式排球队出战。



王亚男拿到亚残运会冠军。

王亚男(黄色背心)在训练中。

欢送会

遭遇事故之后,王亚男的脑海中也曾闪过一了百了的念头。

“截肢之后,我身边没有像我这样子的人,大家都是健全人,当时我会在乎他们的眼光,就不愿意出门,甚至想过轻生。”她对记者说。

那场车祸事故让她失去了像正常人行走的能力,也彻底摧毁了她成为一名舞者的梦想。在自己人生的前17年里,活泼开朗的她就是把跳舞当成了自己的最大爱好。

“我高中是校舞队。之前我就是喜欢跳舞,那时候快18岁,已经基本上可以登台去演出了,结果就一下子人就废了,我只会跳舞。我不知道该干什么。”

这样残酷的人生转折,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,都可能直接把人压垮,更何况是对一个人生刚刚拉开画卷的17岁少女。

有一段时间,王亚男甚至一听到音乐就会忍不住流泪,“现在反过来回想当时挺搞笑的。”但这轻描淡写的“搞笑”二字,却有着让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量。

但她没有就这么自暴自弃下去。

在山西家里,她听说了国家成立的健身队,“我们村里的村长觉得我有舞蹈基础,就说要不要来试一试。”

“当时我胆子也挺大的,就去了,去了之后队里就属我的年龄小。一般来的教练只能待个两三天,之后队伍就没人带了,他们就推荐我去做领队,带领他们跳。”

虽然坐上了轮椅,但是毕竟曾经练过多年的舞蹈,就这样,王亚男成为了当地一位有些特别的健身队成员,甚至通过自己的努力练习,她还考取了教练证,开始带着队伍去参加健身运动的比赛,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生活的另一个抉择,在2009年到来。当时是王亚男出车祸的一年后,为她装假肢的人给她介绍说,上海队这边需要坐式排球的残疾人运动员,问她要不要去试一试。

这一次,王亚男又“大胆”了一把,“当时他也说,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个机会。”

“当我知道坐式排球这边招人的时候,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就决定要来。来的时候其实是挺舍不得(健身队)那边的。”

“因为在一起也有半年多时间吧。走的时候,他们就给我举办了‘欢送会’。父老乡亲和朋友们一起送我来的。”

提到十多年前的那场欢送会,王亚男现在也不禁脸上现出笑容,能够像这样带着“全村的希望”踏上征程,可是很多运动员都没有体验过的“待遇”。

领奖台

对于很多人来说,坐式排球都是一个极为陌生的体育项目,对于王亚男来说也是如此。

“我来之前,完全就没有见过排球。我印象中的排球是橄榄球的样子,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”她说。

带着残疾的身体开始运动员生涯,其中的艰难可以想象,尤其是要在毫无基础的状态下从头学习,“枯燥”——是王亚男用来形容训练的一个关键词。

“刚开始来的时候,就是对着墙壁传球、垫球,要学会在地板上移动,因为一直在地上磨来磨去的。当时手上、臀部,磨得都是水泡。当时确实是有一点想退缩的感觉。”

在训练场上日复一日地付出汗水,目标当然只有一个——在比赛中争取荣誉。

面对着越来越近的东京残奥会,和球队一起站上领奖台,甚至斩获金牌,就是王亚男最为渴望的目标。

和奥运会上的中国女排一样,残奥会上的中国坐式女排同样是一支荣誉之师,甚至实现过2004年、2008年、2012年连续三届残奥会夺得金牌的壮举。

而王亚男,也是这奥运会三连冠的亲历者。2012年伦敦残奥会,彼时还是队中的新人球员的她,第一次感受到奥运给自己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

“那时我还是以替补的身份去的。比赛期间我也没有上场的。虽然没有上场,我的心也跟在赛场上的前辈们一样。”

“她们得分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欢呼。落后的时候我们也会揪心,也会紧张到手心冒汗。”

王亚男的第一次残奥之旅,就以夺得冠军而告终,这是让她自己从来没有预想过的荣誉。

回忆起当时站上领奖台的画面,王亚男的泪水忍不住从眼眶中滑落——这泪水中既有幸福和感恩,或许也有对于无常命运的感慨。

“我这个人很要强,之前小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过,我要登上最大的演出舞台,但是没想到,最后是以这样子的方式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。”

青少年时期的舞蹈舞台和现在的排球赛场,就这样在命运的残酷安排下重合在了一起。

而现在,她还渴望在这块新的舞台上继续打拼。

2016年,王亚男再度出征里约残奥会,只可惜球队虽然闯进了决赛,但最终不敌强敌美国队,未能继续夺冠。而在东京残奥会上,中国坐式女排最大的目标就是夺回这枚金牌。

当年在替补席上为前辈们加油呐喊的王亚男,如今也已经成长为了球队的中坚,并且担负起了队长的重任。

“(里约残奥会)我们确实是决赛打得不好,没有发挥出该有的水平。那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了一句话:这次不行,下次再来。到时候我们会每分必争,争取把2016年的遗憾给补回来。”

家里人

相比于中国女排,中国坐式女排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的难度并不低。

一个原因来自身材上的劣势——相比于很多欧美队伍,中国队的整体身高并不占优,加上坐式排球无法起跳且移动速度相对较慢,想要靠战术和速度来弥补身材劣势更为困难。

另一个因素,则是球队在更新换代上遇到的难题。由于相对健全人排球,坐式排球在寻找苗子、培养新人球员的工作上更为困难,目前队中有很多球员都是老将。

据教练徐慧敏介绍,队伍的平均年龄差不多要在35岁左右,有些队员甚至是奥运“四朝元老”,比如球队的主力二传吕红琴,原本在里约残奥会之后她已经退役,但为了备战东京残奥会又回到了队中。

为了奥运会,运动员们都做出了不少的牺牲——最大的牺牲就是必须长时间远离家人,尤其是在遭遇疫情袭击的东京残奥会周期,封闭集训的时间比以往更长。

和队友们一样,王亚男一年到头能够见到远在山西父母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。当聊到父母,她不禁再次哽咽落泪。

“从2009年到现在,十来年时间,在家陪他们的次数少之又少,一年顶多一两次了,甚至过年的时候都不能回家陪他们。”

“前几年还不觉得什么,但近几年我感觉他们年龄大了,老了。有时候就会想这样做值不值?就觉得对他们是一种亏欠吧。但是没办法,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,就必须得坚持下去,不然如果大家都这样,队伍就散了。”

王亚男说在自己的心里,父母家人就是她的“软肋”。有时候,球队放假一个礼拜,家人就会让她就在原地休息,不然来回路途太累,“其实他们也是想我回去的,但就怕我累,想让我多休息两天。”

对于女儿的一次次人生选择,他们只是支持,从不会强加干预,而这种默默在背后付出的温情,更加令人难以忘怀。

“父母没有帮我做任何的决定,打球或者不打球,都是让我自己做决定。我到这边之后基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,家里跟我也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”

“上次我母亲身体不舒服,其实有点严重,已经住院了,但他们都没有告诉我。我那次打电话恰巧就是她住院的时候,我妈没接电话,爸爸接听起来后还骗我,说我妈是去串门了,我也没太在意。是后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的时候,他不小心说漏嘴了,我才知道的。”

说到这里,王亚男又忍不住抹起了泪。

擦干泪水之后,奋斗还得继续。王亚男也只能把对父母的感恩埋在心里,继续在球场上挥洒汗水。

据澎湃新闻